

# 東北變色記

(十一) (本文插圖刊第139頁)

## 十萬大軍齊束手

### ● 陳嘉驥

#### 三大據點統一指揮

衛立煌接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後，除由趙家驥任剿總參謀長外，並發表鄭洞國、范漢傑、梁華盛、孫渡、萬福麟、張作相、馬占山、陳鐵、董英斌等人擔任剿總副總司令。楚溪春所遺潘陽防守司令官一職，曾由王鐵漢接任，不久即由副總司令梁華盛兼任，另外在長春、錦州設立指揮所，由副總司令鄭洞國、范漢傑分別擔任指揮所主任。

鄭洞國除了擔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任長春指揮所主任外，並任吉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團司令官，曾澤生任第一兵團副司令官。第一兵團轄有曾澤生的六十軍及李鴻的新七軍，分南北兩區據守長春，曾澤生守南區，李鴻守北區，鄭洞國則坐鎮李鴻的防區內。

曾澤生的六十軍，原轄有白肇學的一八二師、潘朔端的一八四師、龍耀的暫二十一師。嗣曾澤生率一八二師及暫二十一師，至吉林省會永吉地區駐防；一八四師則由潘朔端率領下，在鞍山叛變投降共軍。杜聿明嗣將由交通警察改編的李

嵩新五十二師，撥交六十軍編制之內，歸曾澤生指揮。民國三十七年十月，曾澤生叛變時，首先將被視為監視六十軍的新五十二師師長李嵩扣押，才開始行動，此節容後再予敘述。

新七軍軍長李鴻原任新一軍三十八師師長，為新一軍中最勇敢善戰的精銳師，當民國三十六年四平街大會戰後，熊式輝空運新一軍的五十師及三十師到瀋陽增強防務，把留在長春的三十八師，擴編為新七軍由李鴻擔任軍長。李鴻把五十師及三十師遺留在長春的重武器，很快的由新七軍接收過來及時予以訓練，戰鬥力至為堅強，頗為鄭洞國信任倚賴。

#### 備多力分防地洞開

鄭洞國為人誠篤毫無心機，當長春已成孤島僅賴空運時，臨危受命毫無瞻顧的抵達長春。鄭洞國在長春時，不但得新七軍李鴻的全力支持，六十軍的曾澤生對他也心悅誠服，所以在最後空投亦難以為繼時，兩軍人馬在他指揮下仍能堅持。嗣錦州淪陷，瀋陽危如累卵之際，幾成餓殍的初七軍與六十軍，奉命作毫無成功希望的突圍南

撤瀋陽時，曾澤生始拒絕突圍並叛變。曾澤生叛變後，仍對鄭洞國保持應有禮貌，除嚴命六十軍不得與新七軍衝突外，並派人向鄭洞國詳陳理由後使新七軍有所準備，始撤除對共軍防衛，長春防禦陣地為之洞開。

錦州方面係由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兼任錦州指揮所主任，錦州地區國軍係以雲南部隊為主。由原九十三軍軍長盧濬泉，升任第六兵團司令官，楊宏光為副司令官。第六兵團轄有盛家興任軍長的九十三軍與沈向奎任軍長的新八軍。

九十三軍本為龍雲的雲南子弟兵，由於原軍長盧濬泉為人篤實，與杜聿明一向非常合作。嗣盧濬泉升任第六兵團司令官，乃推薦九十三軍副軍長盛家興繼任軍長，九十三軍的暫廿二師長龍澤滙升任副軍長。因此，九十三軍轄有新十八師師長景陽、新二十師師長王世高、新二十二師師長李長雄。另外在民國三十五年在鞍山投共的六十軍一八四師，嗣由團長楊朝翰在安東率五千人反正來歸，杜聿明乃恢復一八四師番號，先派陳開文擔任師長，不久即由楊朝翰繼任，並撥歸九十三軍指揮。

新八軍軍長為沈向奎，轄有新五十四師師長黃建鏞、新五十五師師長安守仁、新八十八師師長黃文徽。新八軍的三個師均係倉促成軍的新編部隊，其中新五十四師與新八十八師，人數約為編制七成五，新五十五師更是地方保安團湊成人數僅三成五。

綜上以觀，錦州地區除九十三軍的三個師尚稱完整外，其餘部隊戰鬥力顯然不够；以之與長春鄭洞國指揮的新七軍與六十軍相較，猶有遜色。其中，一八四師在安東反正後，曾於三十六年六月四平街大會戰期間，在梅河口抵抗東北南部共軍六萬餘人之圍攻，鏖戰十餘日，寸土必爭射盡最後一彈，嚴重挫折共軍銳氣，四平街得能堅守其貢獻甚大。是以，四平街會戰後，熊式輝、杜聿明為報答一八四師奮戰之功，除立即撥補士兵幹部外，並將庫存美式武器，予以裝備。同時，又將一八四師調到錦州配屬同屬雲南部隊的九十三軍編制之內，但倉卒間一八四師員額尚未補足，僅有約七成人數即在錦州展開戰鬥。

瀋陽為東北剿總司令部所在地，為東北國軍司令官，主力精銳部隊集中地，計有第八兵團，三軍軍長周福成，副軍長為趙鎮藩、新三十師師長張儒彬、一六師師長劉德裕、一三〇師師長王理寰。第六軍軍長羅文倫，副軍長為戴樸，二〇七師師長由戴樸兼，一九五師師長羅莘荪。第九兵團司令官為廖耀湘，轄有新三軍與新六軍。新三軍軍長為龍天武，副軍長楊焜，十四師師長許穎、五十四師師長宋邦緯（原屬十三軍

石覺部隊）、新五十九師師長梁鐵豹。新六軍軍長李濤，副軍長劉建章、新二十二師師長羅英、新六十二師師長劉梓皋、一六九師張羽仙。

另外，新五軍軍長劉雲翰，副軍長范玉書、二十六師師長張越羣、新六十師師長羅先之、新三十師師長陳膺華。新五軍本由五十二軍的一九五師為主力，新成立的一個軍，在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公主屯會戰時意外的全軍覆沒，軍長陳林達被俘，東北軍政當局仍保留新五軍編制，任劉雲翰為軍長。

新一軍軍長潘裕昆，副軍長為文小山，新三十師師長文小山、五十師師長楊溫、新五十三師師長許廣揚。當新一軍原軍長孫立人去職之際，一般人皆認為將由三十八師師長李鴻接任軍長；嗣因潘裕昆與當時任參謀總長的陳誠有舊，潘裕昆遂躍升新一軍軍長。嗣熊式輝、杜聿明將長春的新一軍兩個師空運瀋陽，將李鴻留在長春並升為新七軍軍長，解決了李鴻心裏的不平衡。同時將由原偽滿部隊改編的許廣揚新五十三師，補充新式裝備，編入新一軍編制內，庸庸光復以來許廣揚的戰功。

四十九軍係東北軍系統，九一八事變後轉戰國內各地，頗有戰功，並受陳誠所推許；因此陳誠出任東北行轅主任後，立即將這支部隊從蘇北調到東北；但四十九軍一到東北在錦西登陸，在楊家林子遭伏擊損失頗重，調至瀋陽地區整補。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即係九一八事變時駐守北大營的守將六二〇團團長。王鐵漢於三十七年初，接任遼寧省政府主席後，四十九軍軍長遂由

鄭庭笈出任，副軍長為陳衡。四十九軍轄有兩個師，七十九師師長為陳衡，一〇五師師長鄒玉楨。

五十二軍軍長劉玉章、副軍長平爾鳴，第二師師長平爾鳴，二十五師師長李運成，五十二軍為關麟徵的子弟兵，勇敢善戰，出關時軍長為趙公武、副軍長為梁愷。第二師師長為劉玉章、廿五師師長為劉世懋，並先後由李正誼、胡晉生接任，最後一任二十五師師長為李運成。一九五師師長為陳林達。趙公武去職後，梁愷曾接任五十二軍軍長，但旋即由第二師師長劉玉章出任五十二軍軍長。

七十一軍軍長為向鳳武、副軍長為熊新民，八十七師師長為黃炎、八十八師師長為彭鏞。出關時七十一軍軍長為陳明仁，陳明仁被陳誠撤職查辦後，遂由副軍長向鳳武接任，副軍長一職則由八十七師師長熊新民接任，黃炎則升任八十七師師長。八十八師出關時，師長為胡家驥，胡家驥因在本溪湖戰役時，不聽新六軍軍長廖耀湘指揮被杜聿明免職，遂由韓增棟接任。韓增棟於懷德戰役時陣亡，最後由彭鏞出任了八十八師師長。九十一師師長原為趙琳，後為戴海容接任。

總計瀋陽地區，除第八兵團周福成指揮着五十三軍及第六軍，以及第九兵團廖耀湘指揮着新三軍與新六軍外。另外有新五軍、新一軍、四十九軍、五十二軍、七十一軍等共計九個軍；連同憲兵第四團團長王介艇、憲兵第八團團長沙靖，工兵第十團團長郭浩生，輜重第十七團團長高莽荅，砲兵第七團團長高德昌、野砲十團團長羅道

善，重迫擊砲第三團團長賈魯、戰車第三團三營營長孫世星，軍運指揮官牛月村，交通警察第一總局長馮聖法等所指揮下的瀋陽地區兵力，總計號稱四十萬人，實際上有三十萬以上兵力。其中砲兵第七團，係抗戰初期臺兒莊會戰時，我國重砲壓制日軍重砲成功，使臺兒莊會戰大捷，有功的部隊之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國三十七年時，瀋陽地區國軍，咸以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馬首是瞻；這也是遼亞大會戰時，衛立煌命廖耀湘指揮傾巢而出的國軍二十萬大部隊的主因。蓋出關時的軍長級人物，趙公武、陳明仁、孫立人等先後去職，另外石覺倜處熱河一隅，盧濬泉與曾澤生又分別駐守錦州與長春，因此出關時任軍長，現在身為第九兵團司令官的廖耀湘，自然成為瀋陽地區國軍部隊的龍頭老大。當時任第八兵團司令官的周福成，因為出關較晚外，同時周福成為人忠誠有餘，駕馭能力顯然不足；就是五十三軍的三個師長他都無法有效控制，何況在第八兵團之列的第六軍，根本是中央嫡系部隊，其中二〇七師原屬新六軍廖耀湘所指揮。這時廖耀湘的舉足輕重，甚至有人形容為尾大不掉，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時除瀋陽、錦州、長春等三大據點國軍完全由東北剿總全權指揮外，同時政府為了支援爆發在即的遼西大戰，在錦西地區集中了三個軍的兵力，擬打破共軍對錦州包圍網。這三個軍為原屬華北剿總的十七兵團司令官侯鏡如的九十二軍與三十九軍，以及關漢騫的五十四軍。

侯鏡如係民國三十四年十月間，由魏德邁派

飛機運至北平接收的九十二軍軍長。民國三十六年間，東北地區國軍兵力不足，侯鏡如迭次率九十二軍出援東北，戰績相當不錯。三十七年侯鏡如升任十七兵團司令官，由林偉儀任九十二軍軍長，張傑任副軍長，李學正任六十七師師長，陳植為一五一師師長，李荻秋任二十一師師長。

三十九軍軍長為王伯勳，副軍長為程鵬、一〇三師師長曾元三、一四七師師長張家寶、新五十九師師長為朱致一。五十四軍軍長為關漢騫，第八師師長為周文韜、新五十七師師長為朱茂榛、一九八師師長為張純。

如此算來，政府在東北總兵力計在長春兩個軍、錦州兩個軍、錦西葫蘆島三個軍、瀋陽地區九個軍，共計十六個軍，約有五十萬的兵力。論人數可能並不遜於東北的共軍，但共軍將佔領區防務委之於民兵，而統合其戰力於一點，以搏擊備多力分的國軍，致使國軍士氣與戰力均為之削弱，日呈衰竭之勢。所謂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終於面臨無所不寡矣！

關於筆者所介紹，民國卅七年時，東北國軍編組配備情形，事隔四十餘年，錯誤之處在所不免；為使此攸關中國命運的東北之戰，不致使歷史失其真實，懇請讀者惠予指正為盼。

### 白山黑水落日餘暉

衛立煌抵達之初，其所作所為，尚符合東北當時情況，尤其對軍政人事上之安撫發生相當效果，而彌縫了陳誠時代離心離德與心理不平衡與

無奈之局。

衛立煌於確定堅守瀋陽、長春、錦州三大據點後，為了挽救東北人心，乃決定政務完全委諸東北人士手中，俾他專心於軍事。他首先約見張作霖時代坐東北第二把交椅的張作相，表示他辭卸東北剿總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請張作相擔任，張稍事謙遜後允予接任。

自張作霖統治東北開始以迄張學良時代，張作相始終是第二號人物。張作霖與張作相兩人名字相近，實際血統上一點關係也沒有，張作霖是遼寧省海城人，張作相則為錦州人，但在草莽時代兩人即為好兄弟。張作霖以第二十七師師長登上奉天督軍寶座後，張作相則繼任二十七師師長。迨張作霖被日人在皇姑屯炸傷逝世時，奉系將領以張學良年事太輕，羣擁張作相繼任東北王地位；他則不忘中國數千年來的父子相承的倫理傳統，堅辭不就並說：「還是讓小六子幹好了，我們大家輔佐他」，張作相甘居副位（小六子為張學良乳名）。

張學良繼任後不忘日本殺父之仇，於是宣佈歸順中央，東北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張學良一不作二不休，並將張作霖時代即已興建包圍南滿鐵路的東四路與西四路聯貫起來，使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業務一蹶不振，而呈現虧累現象。另外，更積極疏濬營口港，開闢葫蘆島，與大連港爭取貿易地位，也使日本控制下的大連港業務一落千丈。終於肇致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張作霖的老兄弟張景惠、張海鵬，以及熙洽、于芷山、臧士毅等紛紛變節之際，張作相堅不事敵，

離開東北到了關內定居。七七事變發生，張作相更在天津閉門不出，拒不與日人來往。

### 激怒地方耆彥抗命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就在張作相就任東北剿總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前夕，行政院公佈國民政府主席行轅或剿匪總司令部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一律由行轅主任或剿總司令兼任。張作相聞訊即行拒絕就職，衛立煌擬先請張作相逕行就主任委員職，再由東北剿總報請行政院特准，張作相堅拒衛之所請；衛又敦請張作相勉就副主任委員職，再由他授權由副主任委員全權處理政委會一切事宜，張作相亦未允所請。

由於張作相此項就職風波，原擬出任副主任委員的萬福麟與常務委員王樹翰，亦未就職視事，遂決定由身任常務委員的安東省政府主席高惜冰主持東北政務。其他政務委員，率多由各省政府主席兼任，惟遼寧省主席王鐵漢與吉林省主席鄭洞國負責實際行政責任，松江省主席關吉玉因任東北經委會主任委員均未再兼任。當年東北剿總政務委員計有王家楨（常務委員）、馬占山、高惜冰（常務委員）、韓俊傑、劉翰東、吳瀚濤、吳煥章、律鴻起、董文琦，並由嫩江省主席彭濟羣以委員兼任秘書長。其中王家楨為會代表張學良東北方面出任過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同時為日本「田中奏摺」的取得人而名重一時。馬占山則為九一八事變後，當日本席捲遼寧、吉林兩省得意忘形之際，不料在向黑龍江進軍時，在嫩江大橋遭馬占山部隊截擊而損失頗重。一夕之間馬占

山遂成為全國婦孺皆知的抗日英雄。

自民國三十七年四月起，以迄同年九月，在這半年的時光裏，東北地區沒有重要戰鬥發生，呈現了暴風雨來臨前夕的安靜，也可以說是落日餘暉。衛立煌在這段日子裏無所作為，舉凡有人提議將國軍撤至錦州，扼守此關內外咽喉，以俟關內局勢好轉；以及廖耀湘建議，打通瀋陽營口交通，趁林彪佈置尚未就緒之前，將東北國軍經營轉運至葫蘆島，以控制狹長遼西走廊等策略，均為衛立煌否決，而太太平平的坐了半年的太平剿匪總司令。

### 糧食短缺難民叢集

這時以瀋陽為中心的東北剿總控制着，僅有瀋陽縣、新民縣、撫順縣、鐵嶺縣、遼中縣等幾個縣份。淪陷區的公教人員、富商、地主等均難以身分擁到瀋陽，有親友投靠者並不多，大多在街頭搭蓋帳棚集居。共軍窺破瀋陽地區人多糧少的弱點，實施了糧食封鎖政策，不准任何糧食、蔬菜進入瀋陽地區，果然使瀋陽發生嚴重糧荒，糧價朝夕不同，市民莫不叫苦連天。就是一般政府機構維持正常伙食都很困難，除了高級人員外，大都開始吃高粱米；這些由重慶飛來的一般公務員，以及由江南子弟為主的國軍部隊，均因吃不慣高粱米，影響了工作效率與情緒。

東北剿總政治委員會，針對共軍的封鎖糧食，以及大量難民羣集瀋陽等問題，採了相當有效的對策。首先由遼寧省政府解決難民問題，實施以工代賑方式，墾殖各縣因兵亂失耕土地，並代

撫順煤礦以及瀋陽仍可開工的工廠介紹難民充當工人，以及由難民配合軍工興建防禦工事等，因此的確解決了不少問題，難民數字大為降低。同時因為數月來瀋陽地區民衆，日夜不停的經由空運到關內北平、天津等地避難，使瀋陽市空屋增加，瀋陽市政府乃與許多空屋的留守家人相磋商撥出若干間房屋供在街頭睡帳棚難民使用，所以街頭難民也顯著減少。

### 重振雄風曇花一現

東北剿總政委會，並發動政府區民衆，拿出皮藏的舊衣向共軍估領區民衆實施以舊衣換糧運動，一舉打破共軍封鎖政策外，並由中央航空公司空運糧，每天不斷自關內空運麵粉、大米、日用品以及棉紗等物質，由是瀋陽地區糧荒問題，竟然完全解決。尤其瀋陽紡織廠日夜加工，用關內空運來的棉紗，紡成各種棉布，向共軍區農民換糧，核計之下除去空運以及加工等費用之外，還有不少盈餘。因此，瀋陽市區原已關閉的飯館，竟然不少復業，在飯館內可以吃到鷄鴨魚肉；此外其他行業也出現了復甦現象，東北剿總駐北平辦事處，並購買了電影拷貝，瀋陽市的南京大戲院與青年館均行復業，每天有兩場電影供軍民欣賞。

衛立煌對由高惜冰實際主持的東北剿總政委會政績頗感滿意，已經逃亡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民衆聞悉東北安堵消息後，有的又回到了瀋陽。每天由關內空運棉紗、麵粉、大米等物資到瀋陽的中央航空公司飛機，飛回北平時載滿逃亡

乘客的現象，也隨之鬆動起來，不再一票難求。中央航空公司由民國卅六年十一月開始大量輸運旅客後，乘客除付規定機票費用外，需另付二十七兩黃金，後來增加到四十兩或五十兩不等黃金活動費，這時也逐漸降低到原來最初標準，並且不需託人走門路，在鐵路賓館售票處即可解決。

這時，東北剿總政委會，又開放了一家戲院，演唱平劇，並計劃約請北平名角到東北來演唱。高惜冰爲了製造東北繁榮景象，並到北平約請胡適、傅斯年、費孝通、馮友蘭等多名輩聲關內名學者，到瀋陽來講學。雖然胡適、傅斯年等人，均因公務在身未能應邀到東北，但是費孝通、馮友蘭等四人均到東北（費孝通、馮友蘭均仍健在，另外兩名曾至東北學者，筆者已忘記其名）。

費孝通、馮友蘭及兩位學者等四人先後到瀋陽講學時，除了講他們擅長的社會學、哲學、政治演變史、歷史、東北問題等外，有的並談到了中國的前途。他們認爲：「從歷史上、地理上看未來世界政局的演變，中國將來均應有光輝的前途。中國百餘年來的積弱與所受壓迫與恥辱，已經因爲在蔣介石委員長領導下的對日抗戰勝利而滌雪，且膺身世界四大強國之林。眼前的內戰與變亂，誠然是使中國人痛苦萬分，但大家不要因此而灰心，因爲最後演變的結果，中國一定可以走上民主康莊大道。希望大家要有耐心，等待變局的結束，不管演變的時間是長是短，中國一定可以重振百餘年前的雄風。」

## 全軍盡墨神州沉淪

有的學者從地理觀點分析世局及中國前途，他們說：「在地理上，中國係亞洲大陸的樞軸，行之近三百年的海洋世紀已經因爲科技不斷的發展而衰退，大陸世紀即近來臨，大陸世紀中的大陸強國，至少可在今後三百年中主宰着世界命運。美國爲美洲的樞軸，蘇俄爲歐洲的樞軸，中國爲亞洲的樞軸，西歐倘能團結或可自成一樞軸，否則不是爲蘇俄兼併，或者就要淪爲美國附庸。日本人也曾瞭解到這種世界趨勢，所以亟欲併吞中國成爲亞洲樞軸，而與其他大陸強權爭三百年之短長。但日本此項野心，既已爲蔣委員長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所擊敗，今日我們身爲中國人，對將來演變毋須恐懼，我們有充份的條件，將爲世界第一等強國與一等強國國民。」

不幸的是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在大陸掌握政權後，竟然倒行逆施，搞土法煉鋼、搞荒唐的大躍進、搞人民公社、搞文化大革命，數十年

來的中國不但沒有進步，人民生活反而陷身水深火熱之中更爲困頓痛苦。鄧小平當政後，雖略爲紓解了人民的痛苦，但仍昧於世界民主潮流趨向，不肯做更進一步改革，因而中國真正富強之日仍無法到來。假使中國大陸經濟，也能像今日臺灣的進步，那麼中國不就真的實現四十多年前，在瀋陽講學的學者們所說的，我們不但是世界三大樞軸強國，中國人也可享受四千年來空前的繁榮與富足了。

東北剿總政委會在高惜冰領導下，東北局勢在小康局面下，勉強使東北人民度過了不到半年的安定生活，林彪在三十七年十月初發動攻勢圍攻錦州。我政府當局昧於東北國軍多次挫敗後的低沉士氣，決定了在理論上可以實施的，由瀋陽出兵與錦州守軍夾擊林彪計劃；東北軍事當局雖明知兵已不可用，無法完成當局之計劃，幾度進諫無效，又不致力爭到底，勉強出兵而又畏縮不前，更貽誤了戎機，終於導致全軍盡沒的悲劇，並導致了神州大陸的沉淪！

## 聖文 民國奇才交往錄

陳頤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本書係名教育家陳頤教授精心傑作。要目有：幽默大師林語堂、梁啟超的感情世界、徐志摩與林長民、八閩奇才辜鴻銘、海軍奇才嚴復、譯壇怪傑林琴南、詩壇奇才陳石遺、憶先師陳寶琛、懷戴傳賢老師、劉以芬老師的風範、中國之友伊芳廷、十硯老人黃任、蘇友仁志行高潔、憶戴仲玉兄、福建協和大學滄桑、江山任遨遊等篇，王成聖教授作序，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陸拾元，優待中外雜誌讀者祇收壹佰叁拾元。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